

腥媽

海巡人員詢驗釣客身分後，母親發動塑膠排筏的電動搖櫓，低鬱的噪響，排筏出海砰砰聲中破風前行，後端搖櫓打起白浪波紋。排筏開拔到了釣點，下錨、勾餌、甩竿後，目光聚焦在浮標。

「一趟來回以一個潮汐時間點為主，剛剛滇流（漲潮）時出海，待會趁洶流（退潮）時陣，收線回岸邊。」母親向釣客約定返行的時間後，專注地等著沙梭魚與帕頭魚上餌。

載客出海垂釣，媽媽亦可一起垂釣，魚獲在上岸後可賣出。一份時間，兩樣收入，最被媽媽喜愛。上岸後，媽媽急匆匆騎上她鏽破的老機車，一陣機車輕白煙漫向海巡崗哨。「路歹，騎卡慢ㄟ！」海巡人員善意的叮嚀，他們知道媽媽趕攤去拼經濟。

母親瘦悴沾滿海味的背影，跟著氣喘噓噓的機車聲消失在海岸邊，只剩下撲拍的潮汐，擺渡鬱積的海濤聲及靠海維生的人們。

母親的原生家庭在沒有靠海的內陸，從小連海的長相都未曾看過，哪裡知道如何靠海象討生活。母親嫁到陌生的臺灣漁村，沒有人授之以「漁」。重新來過的生活，母親初期只能跟著一班老弱村民剝蚵、刮剝石蚵、採海藻，賺取微薄。

新住民的媽媽，新的學習，積極融入小漁村的生活。不久之後，母親受雇於魚塢，一手包辦所有的養殖工作。「做田看田底；做塢仔看塢底。」一句臺語俗諺，被母親智慧化延伸引喻。母親遵循養魚先養土，養土先養水的養殖成功要訣。魚要養得好，一定要有好水質，好水質又取決於塢底的土質。

每年魚塢收成後，媽媽將魚塢放水除穢淨空，塢底耙土翻曬再推土整平，她都做得很到位。媽媽再依農民曆算出潮汐的滇流與洶流。養殖業者惦記潮汐流，媽媽對它自有一番口訣：「初三、十八滇流滿；滇流、洶流六小時一輪迴。」依著口訣，母親趁漲潮時，開啟輸水管道，讓新水流入魚塢，退潮的時候，開啟另一排水管道，放出部分魚塢的水，讓塢仔常有活水流動，魚塢袂翻窟（魚死）。」

母親在父親離開職場前，即已挑起一家大部分的生活重擔。父親自幼身體虛弱，影響體內新陳代謝，日子久了，變成無法根癒的尿毒症，導致父親在職場的上班日還不及請假日多。往往尿液的積留影響上班，父親必需請假，處理出狀況的膀胱，但侵入性的導尿治療，被父親極度排斥。

父、母一番拔河之後，母親半哄半強迫將導尿管插入父親尿道，再一寸吋深入到膀胱，一灘特殊腥味的惡水被導出，然後再安慰父親：「水要向魚塢一樣有進有出，身體才袂翻掉。」母親對生活的演繹，用她柔軟又剛毅的個性，化為活水迴繞，將生活中深鬱

不可測的無常，傳遞給家人無限的溫暖及勇氣。

父親病重完全離開職場後，留下的家庭經濟缺口，媽媽忙如陀螺的身影，更加快了旋轉的速度。她的有限時間縫，塞滿各式各樣的工作。母親押上了出嫁的金飾，換得一艘七管塑膠電動排筏，用作載客出海海釣及代塹主「弄窟」。

「弄窟」係虱目魚收成的前一天，將排筏啟動電動搖櫓繞行魚塹，被翻起波紋的池水，輔以竹篙不斷在魚塹四周敲打，濺起的水波，一尾尾鱗亮的虱目魚騰空躍起，受到驚嚇的虱目魚無法進食，利於隔天捕抓的虱目魚能消肚清腸，避免運送中彎曲的魚身，擠壓到飽腹的魚腸肚，讓魚身產生腐爛腥臭的狀況，影響賣相。

媽媽載客出海垂釣也好；撥蚵、剝石蚵、弄窟也罷，我不喜媽媽去刮（殺）魚。臺灣有句俗諺：「刮魚刮到鯰。」意思是一條魚應慢工處理到棄掉魚鯰，偏偏媽媽刮虱目魚，係一種競速的賺錢工作。砧板上幾個刀工俐落完成刮鱗、切頭、剝尾、削兩側魚鰭，加上剖腹、取腸、棄膽、去刺、裝袋、封口，四十秒內完成無刺魚肚的外銷包裝，卻搞到母親全身沾惹難聞的腥漬。

每次媽媽刮完魚，身上的腥穢，可以隨季節及氣候變化，呈現不同的味道，那是一股難以具象形容的腥臭味。我嫌惡媽媽非得去做殺魚工，讓我在同學另眼看待下，形成心中難以抹掉的心壘。每日放學等接送時，我已經都很刻意跟同學保持距離，但大老遠媽媽那臺「烏賊車」夾著油汙味及魚腥味靠近時，同學還是掩鼻走避。

偏偏媽媽對我求學的參與度很高，抱著「我的學習、她不缺席」的態度。一次班親會，媽媽刮完魚，沒有漱洗、沒有換裝，就衝到學校去。我無法想像，媽媽帶到教室那股腥臭味，班親會是如何進

行？

隔天我怯怯地到校，班導叫住我說：「好好讀書回饋家人，否則對不起媽媽那一身……辛苦」老師支吾一下，勉強又客套擠出「辛苦」二字，我低頭愣在原地，半天也沒回老師一句話。

放學回到家，看到媽媽坐在門埕前剝石蚵，種種情緒在充滿海腥味的空氣中爆開，我漲紅的臉，反射心中的怒氣，向媽媽大吼：「你全身骯髒幹嘛跑到學校，今天上課同學喊教室好臭……」媽媽聽完看似平靜，但臉上抽搐的線條，反應她內心的波濤。手中剝蚵的叉刀，不小心划到自己指掌，滲出的血也是腥的。

我蹲下捲起母親的衣袖包紮傷口，她全身新舊傷口，為辛苦留下層層疊疊的印記。母親吃苦中形塑出來的印記，在無盡汗水中採海藻、剝石蚵、刮魚，還有弄窟時，被驚嚇逃生的虱目魚撞到全身處處是烏青……

母親安靜地讓我抹藥，淚眼欲滴的眼眸，以無聲的感情告訴我：「她用辛苦賺取最乾淨的錢，餵養我們一家。」

蔡育慈

個人簡介

二〇〇六年生，生長在嘉義中埔，就讀竹崎高中。奇怪的平凡人，時而樂觀時而悲觀，自己也很難捉摸自己。幸運的平凡人，感覺世間的一切好運都與我熱情相擁過。玻璃的平凡人，愛胡思亂想使自己玻璃心碎，正在學習如何成為鋼鐵玻璃。喜愛寫作，喜歡記錄自己遇見的美好，喜歡為了寫作去學習。沒有過什麼亮眼的表現或成績，但我有一群愛我的人們，便已足夠。近期最大的願望，希望高三那年放榜，可以讓我的爸媽走路有風，更正，讓爹坐輪椅有風。

得獎感言

轉眼間，高中生活已過一半了，有些東西彷彿離我很遙遠，有些在日子的沖刷下早已褪色，比如創作。家庭總有一些經歷，是永遠無法忘懷的。「暝媽」一文，一點一滴將我的母親刻劃出來，終於能在文字的光亮中，秀到母親的光影。從小我喜歡寫作，那是一種自我探索的過程，以不冷的眼光看待大千世界，亦能跳脫框架看事情。文字創作的內涵又是千絲萬縷，這種感知連結出來的親情，那是駐足在生命中的感動。

短評

郝譽翔

作者寫出了臺灣漁村的真實面貌，從排筏垂釣、魚塭到挖蚵，細節微實而可信，呈現出過人的觀察力，為讀者打開了新的視野。散文中關於父親的描寫，雖僅是點到為止，但鮮明而立體，至於新住民母親的形象更是生動完整，情感真誠流露，而「腥」味尤其是富有象徵意義，母親身上為了謀生存，佈滿大小不一的傷口，更是成了親情、愛與生命的最佳隱喻，令人為之動容不已。